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傳家集卷四十六

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李錦

傳家集卷四十六　　宋　司馬光　撰

章奏二十九

乞開言路劄子元豐八年三月三十日上

臣聞周易天地交則為泰不交則為否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修治邦家乂安君惡逆耳之言臣營便身之計則下情壅蔽衆心離叛自生民以來未有不由斯道者也夫道猶岐

路近差跬步遠失千里今皇帝陛下　新臨大寶德性高明太皇太后同斷萬幾聖謨光大初發號令不可不慎斯乃治亂之歧塗安危之所分也當以要切為先以瑣細為後臣竊見近年以來風俗頹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為智以危言正論為狂是致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達閭閻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訴公私兩困盜賊已繁猶賴上帝垂休歲不大飢祖宗詒謀人無異志不然者天下之勢

可不為之寒心乎此皆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往往怨歸先帝此臣所以日夜憤痛焦心泣血不顧死亡思有開發於朝廷者也臣愚以為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盡情極言仍頒下諸路州軍於所在要閙處出牓曉示在京則於鼓院檢院投下委主判官晝時進入在外則於州軍投下委長吏即日附遞奏聞皆不得取責副本彊有抑退其百姓無産

業人慮有姦詐則責保知在奏取指揮放令逐便然後陛下於聽政之暇略賜省覽其義理精當者即施行其言而顯擢其人其次取其所長捨其所短其狂愚鄙陋無可采取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如此則嘉言日進羣情無隱陛下雖深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諸掌舉措施為惟陛下所欲斯乃治安之源太平之基也陛下若以臣言為可取伏乞决自聖意下學士院草詔書施行羣臣若有沮難者其人必有姧惡畏人指陳專欲壅蔽聰

明此不可不察取進止

進修心治國之要劄子狀元豐八年四月十九日上

右臣伏聞本固則末茂源濁則流渾昔仁宗皇帝擢臣知諫院臣初上殿即言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致治之道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英宗皇帝時臣曽進歴年圖其後序言人君之道一其德有三其志亦猶所以事仁宗也大行皇帝新即位擢臣為御史中丞臣初上殿言人君修心治國之要其志亦猶所以事英宗也

今上天降災大行皇帝奄弃天下皇帝陛下新承大統太皇太后同聽萬幾不知臣愚猥蒙訪落臣且愧且懼無以塞責謹復以人君修心治國之要為獻其志亦猶所以事大行皇帝也所以然者臣歴觀古今之行事竭盡平生之思慮質諸聖賢之格言治亂安危存亡之道舉在於是不可移易是以區區首為累朝言之不知臣者以臣為進迂闊陳熟之語知臣者以臣為識天下之本源也夫治亂安危存亡之本源皆在人君之心仁明

武所出於内者也用人賞功罰罪所施於外者也出於內者雖有厚有薄有多有寡禀之自天然好學則知所宜從力行則光美日新矣施於外者施之當則保其治保其安保其存不當則至於亂至於危至於亡行之由己者也所以能當在於至明所以能明在於至公是以明君善用人者博訪遠舉拔其殊尤德行高人謂之賢智勇出衆謂之能賢不必能能不必賢各隨所長授以位任有功則賞有罪則罰其人苟賢能雖讎必用其人

苟庸愚雖親必弃賞必有所勸罰必有所懲賞不以喜
罰不以怒賞不厚於所愛罰不重於所憎必與一國之
人同共好惡是以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
與衆弃之如此安有不當者乎臣故曰所以能當在於
至明所以能明在於至公也昔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
仲相漢髙祖知人善任使苟為不才雖見喜弃之苟才
矣雖負販酒徒亡將戍卒亦用之此所以能奮布衣取
天下也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而賜錢千萬郎

賤官也猶惜之况其貴者乎故永平之治至今稱之宋
高祖事蕭太后甚孝太后欲以子道憐為揚州刺史高
祖以其貪愚不許故功業之高冠於南朝唐太宗殺建
成元吉而用其官屬魏鄭公王珪等與房杜無異卒得
其效宣宗事鄭太后甚謹問舅鄭光以政事不能對罷
其方鎮故時人稱美謂之小太宗此用人之公明者也
韓昭侯惜弊袴不以賜左右之無功者漢高祖深怨雍
齒而不忘其功魏太祖勲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

分毫不與唐宣宗重惜服章故當時得緋紫者以為榮此賞功之公明者也僮牛殺孟丙仲任立叔孫昭子昭子數其罪而殺之孔子善其不懷丁公脫漢祖於阸高祖以為不忠而斬之武帝妹隆慮公主且死屬其子昭平君昭平君殺人武帝流涕而誅之唐明皇弄臣黄旛掀捕盜官墜馬明皇杖殺之宣宗謂樂工汝惜羅程藝我惜高祖太宗法此罰罪之公明者也臣略舉此數者以為明驗其餘在陛下博覽載籍以考之知臣所言不

為謬妄臣以一夫之愚不能周知天下之務近曾上奏
乞下詔書開言路伏望聖慈早賜施行令并治平四年
五月三日上殿劄子具録進呈乞陛下留神幸察

乞去新法之病民傷國者疏 元豐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上

月日具官臣司馬光謹昧死再拜上疏太皇太后陛下
皇帝陛下臣竊見先帝聰明睿智勵精求治思用賢輔
以致太平委而任之言行計從人莫能間雖周成王之
任周公齊桓公之任管仲燕昭王之任樂毅蜀先主之

任諸葛亮殆不能及斯不世出之英主曠千載而難逢者也不幸所委之人於人情物理多不通曉不足以仰副聖志又足已自是謂古今之人皆莫已如不知擇祖宗之令典合天下之嘉謀以啓迪清衷佐佑鴻業而多以已意輕改舊章謂之新法其人意所欲為人主不能奪天下莫能移與之同者援引登青雲與之異者擯斥沈溝壑專欲遂其狠心不顧國家大體人之常情誰不愛富貴而畏刑禍於是搢紳大夫望風承流競獻策畫

務為奇巧捨是取非興害除利名為憂民其實病民名為益國其實傷國作青苗免役市易賒貸等法以聚斂相尚以苛刻相驅生此厲階迄今為梗又有邊鄙之臣行險儌倖大言面欺輕動干戈妄擾蠻夷夫兵者國之大事廢興存亡於是乎在而其人苟榮一身之官賞不顧百姓之死亡國家之利病輕慮淺謀發於造次御軍無法僅同兒戲深入敵境坐守孤城糧運既竭狼狽奔潰築寨極邊功猶未畢輕敵不備闔城塗地使兵夫數

十萬暴骸於曠野資仗臣億弃捐於異域又有生事之臣欲乘時干進建議置保甲户馬保馬以資武備變茶鹽鐵冶等法增家業侵街商税等錢以供軍須遂使九土之民失業窮困如在湯火此皆羣臣躁於進取誤惑先帝使利歸於身怨歸於上非先帝之本志也臣荷先帝大恩常思報效曏在朝廷之時屢言新法非便觸忤權貴冒犯衆怒爭辯非一先帝憐其孤忠不以為罪仍蒙寵擢寘之樞廷臣以所言未行力辭不受臣非惡富

貴而好貧賤正欲感寤先帝知臣為國不為身庶幾采納狂瞽使百姓獲安基局永固而已既又自乞冗官退伏閭里雖身處于外區區之心晨夕寤寐何嘗不在先帝之左右所以不敢自赴闕廷如此之久者亦猶辭樞廷之志也熙寧七年歷時不雨先帝遇災而懼深自刻責誕布詔書廣開言路臣當是時不勝踊躍極有開陳而建議之臣知所立之法不合衆心天下之人必盡指其非恐先帝覺寤而已受誤國之罪伏欺罔之刑乃勸

先帝繼下詔書言新法已行必不可動臣之所言正為新法若新法不動臣尚何言自是閉口不敢復預朝廷論議十有一年矣然每覩生民之愁怨憂社稷之阽危於中夜之間一念及此未嘗不失聲拊心也葵藿之志猶望先帝一賜召對訪以外事得吐心極言退就斧鉞死無所恨不意上天降禍先帝升遐臣之寸誠無由披露欝抑憤懣自謂終天及奔喪至京乃蒙太皇太后陛下特降中使訪以得失是臣積年之志一朝獲伸感激

悲涕不知所從顧天下事務至多臣思慮未熟不敢輕
有條對但乞下詔使吏民皆得實封上言庶幾民間疾
苦無不聞達既而聞有旨罷修城役夫撤詞邏之卒止
御前造作京城之人已自懽躍及臣歸西京之後繼聞
斥退近習之無狀者戒飭有司奉法失當過為煩擾者
罷物貨專塲及民所養户馬又寛保馬年限四方之人
無不鼓舞聖德傳布一日千里頌嘆之聲如出一口溢
于四表乃知太皇太后陛下深居禁闥皇帝陛下雖富

於春秋天下之事靡不周知民間衆情久在聖度四海羣生可謂幸甚凡臣所欲言者陛下略已行之臣稽慢之罪實負萬死夫為政在順民心苟民之所欲者與之所惡者去之如決水於高原之上以注川谷無不行者苟或不然如逆阪走丸雖竭力以進之其復走而下可必也今新法之弊天下之人無貴賤愚智皆知之是以陛下微有所改而遠近皆相賀也然尚有病民傷國有害無益者如保甲免役錢將官三事皆當今之急務釐

革所宜先者臣今別具狀奏聞伏願決自聖志早賜施行議者必曰孔子稱孟莊子之孝其佗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又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彼謂無害於民無損於國者不必以己意遽改耳必若病民傷國豈可坐視而不改哉易曰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蠱者事有蠱弊而治之也幹父之蠱迹似相違意則在於承繼其業成父之美也又曰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

未得也裕者饒益之名也若不忍違異益父之過往而不返未為得宜也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弃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改之笞者始得全武帝作鹽鐵榷酤均輸等法天下困獘盜賊羣起昭帝用賢良文學之議而罷之後世稱明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悉禁止罷遣之時人望致太平德宗晚年有宮市五方小兒暴横為民患鹽鐵月進羨餘順宗即位皆罷之中外大悅是皆改父之

政而當者人誰非之哉況先帝之志本欲求治而羣下干進競以私意紛更祖宗舊法致天下籍籍如此皆羣臣之罪非先帝之過也為今之計莫若擇新法之便民益國者存之病民傷國者悉去之使天下曉然知朝廷子愛黎庶之心吏之苛刻者必變而為忠厚民之離怨者必變而為親譽德業光榮福祚無窮豈不盛哉夫天子之孝在於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親儻措置如此歡心孰大焉事親孰備焉今幅員之內所在嗷嗷有倒垂

之急延頸傾耳以俟改法庶得蘇息若朝廷不以爲意日復一日萬一遇數千里之蝗旱公私匱竭無以相救失業之民蜂起爲盜安知無姦雄乘之而動則國家有累卵之危申屠剛曰未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朝廷當此之際解兆民倒垂之急救國家累卵之危豈假必俟三年然後改之哉况今軍國之事太皇太后陛下權同行處分是乃母改子之政非子改父之道也何憚而不爲哉惟聖明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上䟽

乞罷保甲狀元豐八年四月上

右臣竊以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閑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上世相承習以為常民不驚擾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為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以為保甲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是農民半為兵也三四年來又令河北河東陝西置都教場無問四時每五日一教特置使者比

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得關預每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保長以泥堋除草為名日聚之教場得賂則縱之不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業幾盡廢也自唐開元以來民兵法壞戍守戰攻盡募長征兵士民間何嘗習兵哉夫兵者凶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國家承平百有餘年四夷順服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一旦畎畝之人忽皆戎服執兵奔驅滿野見者孰不驚駭耆舊歎息以為不祥事既草創調發無法比戶搔

擾不遺一家又巡檢指使按行鄉村往來如織保正保長依倚弄權坐索供給多責賂遺小不副意妄加鞭撻蠶食行伍不知紀極中下之民罄家所有侵肌削骨無以供億愁苦困弊靡所投訴流移四方繈屬盈路又朝廷時遣使者徧行按閱所至犒設賞賚糜費金帛以巨萬計此皆鞭撻平民銖兩丈尺而斂之一旦用之如糞土而鄉村之民但苦勞役不感恩澤臣不知設保甲於農民之勞既如彼為國家之費又如此終將何所用哉

若使之捕盜賊衛鄉里則何必如此之多若使之戍邊境征戎狄則彼戎狄之民以騎射為業以攻戰為俗自幼及長更無佗務中國之民生長太平服田力穡雖復授以兵械教之擊刺在教場之中坐作進退有似嚴整必若使之與戎狄相遇塡然鼓之鳴鏑始交其奔北潰敗可以前料決無疑也是猶驅羣羊而戰豺狼也當是時豈不誤國事乎又悉罷三路巡檢下兵士及諸縣弓手皆易以保甲令主簿兼縣尉但主草市以裏其鄉村

盜賊悉委廵檢而廵檢兼掌廵按保甲教閱朝夕奔走猶恐不辦何暇逐捕盜賊哉又保甲中往往有自為盜者亦有乘保馬行刼者然則設保甲保馬本欲除盜乃更資盜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又曰可畏非民夫川涸魚逝林燔鳥飛民喪其生業無以自存赴訴不受失其所依安得不去而為盜哉自教閱保甲以來河東陜西京西盜賊已多至敢白晝公行入縣鎮殺官吏官軍追討經歷歲月終不能制况三路未至大飢而盜賊

已昌熾如此萬一遇數千里之蝗旱而失業飢寒武藝成就之人所在蜂起以應之其為國家之患可勝言哉此非小事不可以忽夫奪其衣食使無以為生是驅民為盜也使比屋習戰勸以官賞是教民為盜也又撤去捕盜之人是縱民為盜也謀國如此果為利乎害乎且鄉者干進之士說先帝以征伐四夷開邊拓土之策故立保甲戶馬保馬等法近者登極赦書節文云應緣邊州軍仰逐處長吏并巡檢使臣鈐轄兵士及邊上人戶不

得侵擾外界務要靜守彊埸勿令搔擾此盖聖意欲惠綏殊俗休息中國華夷之人孰不歸戴然則保甲户馬保馬復何所用哉今雖罷户馬寛保馬而保甲猶存者盖未有以其利害之詳奏聞者也臣愚以為宜悉罷保甲使歸農召提舉官還朝量逐縣户口每五十户置弓手一人略依縁邊弓箭手法許蔭本户田二頃悉免其税役除出賊地分嚴加科罰及令出賞錢外其賊發地分更不立三限科校但令捕賊給賞若獲賊數多及能

獲强惡賊人者各隨功大小遷補職級或補班行務在優假弓手使人勸慕然後募本縣鄉村人户有勇力武藝者投充計即令保甲中有勇力武藝者必多願應募若一人闕額有二人以上爭投者即委本縣令尉選武藝髙强者充或武藝衰退者許佗人指名與之比校若武藝勝於舊者即令充替其被替者更不得蔭田如此則不必教閱武藝自然精熟一縣之中其壯勇者旣為弓手其羸弱者雖使為盜亦不能為患仍委本州及提

點刑獄常切按察令佐有取捨不公者嚴行典憲若召募不足即且於鄉村户上依舊條權差候有投名者即令充替其餘廵檢兵士縣尉弓手耆長壯丁逐捕盜賊並乞依祖宗舊法

乞開言路狀 元豐八年四月上

右臣昨在京師伏蒙太皇太后不以臣愚踈無取遣使訪以得失豈惟微臣有千載一遇之幸中外聞之踴躍相慶以為言路將開下情得以上通太平之期指日可

待也當是時臣未暇備論天下之事先陳所急於三月三十日上言以近歲風俗頹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為智以危言正論為狂致閭閻愁苦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而下無所訴公私兩困盜賊已繁宜下詔書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鼓院檢院州軍長吏不得抑退其義理精當者行其言而顯其人狂愚鄙陋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又於四月二十一日復上言皇帝陛下初即政於用人賞罰

尤不可不當夫諌諍之臣人主之耳目也不可一日無之説命曰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設有人閉目而塞耳跣足而疾趨前遇險阻能無傷乎賈山有言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諌和顔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况震之以威壓之以重乎頃者王安石秉政欲蔽先帝聰明專威福行私意由是深疾諌者過於仇讎嚴禁誹謗甚於賊盜是以天下之人以言為諱百姓愁苦無聊靡所控

告致怨謗之語上及先帝臣嘗痛心泣血思救其失是故首乞下詔開言路以通下情臣謂羣臣苟有肯進言者陛下必加褒擢以勸來者此乃古人市駿骨揖怒蛙之意也召誥曰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皇帝陛下新即位太皇太后初臨簾天下之人莫不屬目傾耳臣自到西京以來朝夕伏聽朝廷惟新之政以為必務明四目達四聰以發天下積年憤鬱之志今開言路之詔既不聞頒於四方而太府少卿

宋彭年言在京不可不並置三衙管軍臣僚水部員外郎王諤乞令依保馬元立條限均定逐年命買之數又乞令太學增置春秋博士使諸生肄業朝廷以非其本職而言各罰銅三十斤臣忽聞之悵然失圖憤邑無已臣非私於二人直為朝廷惜治體耳夫阿意箝口容身竊祿此小臣之利也威福在已人不敢言此大臣之利也然民怨於下而不聞國家阽危而不知於陛下有何利哉彼宋彭年王諤臣素不識不知其人為賢為不肖

但惜陛下臨政之初而二臣首以言事獲罪臣恐中外聞之忠臣解體直士挫氣欲仕者斂冠藏之欲諫者咋舌相戒則上之聰明猶有所不照下之情僞猶有所不達太平之功尚未可期也宋彭年所言雖不識事體但當廢而不行亦不宜加罪至如孔子作春秋為萬世法王安石秉政輒黜之使不得與諸經並列於學官學者毋得習以為業王諤所言未為不當乃以越職為罪古者置諫鼓設謗木詢于芻蕘未聞有位於朝而以言事

為越職者也若當職之人既不肯言不當職之人又不得言則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其政治利病天子深居九重何由得聞之哉昨日進奏院遞到告身差臣知陳州然則臣自今於一州之外言及他事亦為越職何敢言矣今二臣之罰既不可追伏望陛下如臣前奏下詔不以有官無官當職不當職之人皆得進言擇其可取者徵加旌賞使天下之人知朝廷樂聞善言不惡論事無可取者寢而勿問庶幾願納忠之人猶肯源源而來

也臣禀賦愚戅文學政事皆出人下惟不識忌諱不阿權貴遇事妄言無所顧避以此倚知於累朝見稱於衆人若亦不得言則無所復用於聖世矣上辜太皇太后陛下下問之意下負微臣平生願忠之心内自痛悼死不瞑目臣久忝便安今朝廷授以名藩義不敢辭見牒本州索遠接公人起發赴任次到官之日但勉竭疲駑恪勤本職苟力所不逮伏領罪戾而已

謝御前劄子催赴闕狀 元豐八年五月十五日上

右臣今月十五日平明准入内内侍省遞到太皇太后
御前劄子一道令臣早至闕廷者臣狂瞽妄言宜從誅
譴曲荷開納仍叨奬飾并以臣羸老抱疾過形矜恤螻
蟻命微何階報謝臣專候陳州遠接兵士到卽起發赴
闕次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奏乞所欠青苗錢許重疊倚閣狀 熙寧四年正月上

勘會永興軍准提舉陜西路常平廣惠倉司牒准司農
寺牒檢會近准熙寧二年九月四日勅節文所借過青

苗錢斛令隨省税日限送納如遇本户災傷五分已上
合隨夏税納者展至秋税合隨秋税納者展至次年夏
税寺司看詳上件勑意人户合隨夏税送納者如本户
災傷五分已上即展至當年秋税若秋料内更遇災傷
自合送納夏料錢斛了足不許再行倚閣若本户更曽
借過秋料錢斛即令倚閣秋料數目展至次年夏料送
納切慮内有州縣並不詳認上件勑條一例重疊倚閣
牒當司請詳此及備録上件勑條徧下諸州軍如是夏

料合納青苗錢斛本户災傷五分以上展至秋料送納
如秋料内更遇災傷即却合催夏料數目仍將本路借
過秋料錢斛展至次年夏料送納了足即不得將兩次
災傷重疊倚閣免至人户積欠數多難為了納别致違
悮如有昨來夏料係災傷倚閣展至今秋送納者如今
秋本户更遇災傷便請疾速催納了足具數申寺仍關
報提刑轉運司准此施行者
右謹具如前臣竊詳朝廷所散青苗錢斛本為救接

窮困闕用之民使得至夏秋成熟所以春散夏斂夏散秋斂或遇本户災傷五分以上即展至次料送納蓋以寛假飢民使有以自存非為乗此艱食規求利息令司農寺乃令不得將兩次災傷重疊倚閣如有昨來夏科災傷倚閣展至今秋送納者今秋本户更遇災傷便令疾速催納了足臣竊恐此事不合勅意蓋緣一次災傷民間猶有舊來畜積未至困窮其青苗錢尚許倚閣豈有連併兩次災傷百姓轉更不易

之時却令須得送納舊來蓄積既盡新穀又復不收更將何物可以供輸其逐州縣為見司農寺有此指揮不知有無務行督促嚴加科責使貧下百姓何以為生竊惟朝廷為民父母必不肯如此況災傷倚閣稅賦并借貸過斛斗准條並候豐熟日令分作料次送納如更遇災傷亦權住催理何故青苗錢斛最為緊急獨不許重疊倚閣臣已指揮本路災傷地分永興軍河中陝府同華耀乾解八州軍請勘會去歲夏

料如係災傷倚閣青苗錢斛展限至秋送納去處若去秋本户史遇災傷其夏料錢斛未得依司農寺指揮催理更聽候朝旨伏望聖慈特賜采察早降指揮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奏去訖及牒提舉陜西路常平廣惠倉司奉聖旨宜令提舉陜西路常平廣惠倉司疾速關牒永興軍本路州軍令詳司農寺牒一依修貫指揮即不得施行司馬光牒致誤百姓及時送納劄付司農寺仍仰關牒合屬去處准此次日乞留臺

奏為乞不將米折青苗錢狀 熈寜四年正月上

准提舉陝西常平廣惠倉司牒

右謹具如前本司勘會朝廷元散青苗錢指揮取利不得過二分令來提舉常平廣惠倉司乃依見令饑饉之歳在市貴價將本倉陳次斛斗紐作見錢支散與人又豫定將來粟麥之價粟每斗二十五文足小麥每斗四十文足本司看詳向去夏秋五穀有豐有儉其穀麥之價固難豫定今將陳色白米每斗紐作

見錢七十五文若折計作小麥價錢支俵每斗四十文共折計得小麥一斗八升七合半則是貧民於正二月間請得陳色白米一石却將來納着新好小麥一石八斗七升五合若折計作粟錢支俵每斗二十五文足計支則一斗白米價錢七十五文足共折得粟三斗則是貧民闕乏之時只請得陳色白米一石却將來共納着新粟三石若只送納見錢即又須賤糶斛斗以償官中本利使貧下之民寒耕熱耘竭盡

心力所收斛斗於正税之外更以巧法取之至盡不問歲豐歲儉常受飢寒顯見所散青苗錢大為民害竊惟朝廷從初散青苗錢之意本以兼并之家放債取利侵漁細民故設此法抑其豪奪官自借貸薄收其利今以一斗陳米散與飢民却令納小麥一斗八升七合五勺或納粟三斗所取利約近一倍向去物價轉貴則取利轉多雖兼并之家乘此飢饉取民利息亦不至如此之重國家為民父母置此二倉名為

常平廣惠豈當如此今邊鄙用兵軍糧闕乏既無餘剩可以賑貸伏望朝廷憫此農民遭值凶饑困窮憔悴鄰於死亡直將上件常平廣惠倉斛斗依先降朝旨借貸與第四等以下人户更不取利若不能如此須欲作青苗錢俵散之時即乞不以元糴價貴賤更不紐作見錢只據所散與人户石斗至將來成熟令出息二分每散得一斗米者納一斗二升細色或依倉式例折作粗色如此細民猶不至窮困官中取利

雖薄亦不減二分元數如允所請伏乞早降指揮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乞以除拜先後立班劄子 元豐八年六月四日上

臣於前月二十七日夜准閤門告報已降告身授臣守門下侍郎二十八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除知樞密院外門下中書侍郎左右丞同知樞密院事班次等並以除拜先後為序今月四日延和殿進呈竊見張璪等奏乞推臣在上今後依新得指揮伏緣臣以不才誤蒙

朝廷拔擢寘諸執政之末已為忝竊况超越倫輩特出其右在臣愚分何以克堪兼臣在二十八日已前伏乞依新得聖旨以除拜先後為序在安燾之下取進止

乞以除拜先後立班第二劄子元豐八年六月五日上

臣今月四日曾奏乞依新得聖旨以除拜先後為序至今未奉指揮臣器能學術素出人下執政之中最為後來一旦超居衆人之上誠所未安伏望聖慈依臣前奏班在安燾之下取進止

傳家集卷四十六

傳家集卷四十七

宋 司馬光 撰

章奏三十

請更張新法劄子 元豐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上

臣聞詩云毋念爾祖聿修厥德故夏遵禹訓商奉湯典周守文武之法漢循高祖之律唐行太宗之制子孫享有天禄咸數百年國家受天明命太祖太宗撥亂返正混一區夏規模宏遠子孫承之百有餘年四海治安風

塵無警自生民以來罕有其比其法可謂善矣先帝以睿智之性切於求治而王安石不達政體專用私見變亂舊章誤先帝任使遂致民多失職閭里怨嗟陛下深知其弊即政之初變其一二歡呼之聲已洋溢於四表則人情所苦所願灼然可知陛下何憚而不并其餘悉更張哉譬如有人誤飲毒藥致成大疾苟知其毒斯勿飲而已矣豈可云姑少少減之俟積以歲月然後盡捨之哉臣鄉曽上言教閱保甲公私勞費而無所用之斂

免役錢寛富而困貧以養浮浪之人使農民失業窮愁無告將官專制軍政州縣無權無以備倉猝萬一饑饉盜賊羣起國家可憂此皆所害者大所及者衆先宜變更借令皇帝陛下獨覽權綱猶當早發號令以解生民之急救國家之危収萬國之歡心復祖宗之令典況太皇太后陛下同斷國事捨非而取是去害而就利於體甚順何為而不可哉取進止

乞改求諫詔書劄子 元豐八年上

臣先於三月三十日上言乞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並許進實封狀仍頒下諸路州軍於要鬧處出榜曉示鼓院檢院州軍長吏不得抑退臣昨奉聖旨令入見於今月二十三日到京蒙降中使以五月五日詔書賜臣看閲臣狂瞽妄言曲荷采納豈獨微臣之幸抑亦天下之幸此乃聖主之先務太平之本原也然臣伏讀詔書其間有愚心未安者不敢不冒萬死極竭以聞竊見詔書始末之言固盡善矣中間有云若乃隂

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揺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則覬望朝廷之意以徼倖希進下則衒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審出於此茍不懲艾必能亂俗害治然則黜罰之行是亦不得已也臣聞明主推心以待其下而無所疑忌忠臣竭誠以事其上而無所畏避故情無不通言無不盡今詔書求諫而又逆以六事防之臣以為人臣惟不上言上言則皆可以六事罪之矣其所言或於羣臣有所襃貶則可以謂之陰有所懷本職之外微有

所涉則可以謂之犯非其分陳國家安危大計則可以謂之扇揺機事之重或與朝旨暗合則可以謂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之不便當改則可以謂之觀望朝廷之意言民間之愁苦可閔則可以謂之衒惑流俗之情然則天下之事無復可言者矣是詔書始於求諫而終於拒諫也臣恐天下之士益箝口結舌非國家之福也又止令御史臺出牓朝堂自非趨朝之人莫之得見所詢者狹伏望聖明於詔書中删去中間一節如臣三月

三十日所奏頒布天下使天下之人曉然知陛下務在求諫無拒諫之心各盡所懷不憂黜罰如此則中外之事遠近之情如指諸掌矣取進止

辭門下侍郎劄子元豐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上

臣准閤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守門下侍郎者臣先於熙寧三年蒙先帝除臣樞密副使臣以才力短拙固辭得免自是至今十有六年臣齒髮愈衰精力愈耗忽被恩詔力少任重非所克堪豈敢愛身實恐累國伏望聖

慈特寢新命聽臣赴陳州本任所有告身臣不敢祗受取進止

辭門下侍郎第二劄子 是日中使梁惟簡賜手詔云賜卿手詔深體予懷更不多免嗣君年德未高吾當同處萬務所賴方正之士贊佐邦國想宜知悉再宣諭前日所奏乞引對上殿訖赴任其日已降指揮除卿門下侍郎切要與卿商量軍國政事早來所奏備悉卿意再降詔開言路俟卿供職施行遂止不上

臣伏蒙聖恩差御藥吴靖方宣詔臣令受新除門下侍郎告身者聖恩重複惶愧愈深臣性質愚魯學術淺短

徒以素仗忠信竊慕公直偶為時俗被以虛名誤蒙累
朝甄奬承乏侍臣熈寧初王安石說導先帝置三司條
例司始議新法臣以為財聚則民散下怨則上危力曽
開陳稱其不可言語拙訥不能感悟尋蒙聖恩除樞密
副使臣貪愛富貴無異於人顧以君無虛授臣無虛受
先帝用臣必以為有益國家茍言無足采臣何敢叨居
其位是以累上章奏終辭不拜既而請補外郡又乞散
官兩任留臺四任崇福臣區區之心惟望先帝察其何

故辭責就賤一賜召對訪以新法於民間果為利害臣得輸肝瀝膽極竭以聞退就鼎鑊死且不朽飲食寤寐不忘此志幽明難欺天實知之不圖先帝奄棄天下臣隕心泣血謂積年所懷生死莫伸及來奔國喪伏蒙太皇太后特降中使宣諭令無惜奏章臣不意愚誠復有所攄發千載一遇不勝踴躍遂首以開言路為請及其他新法之不便者略舉數條今蒙恩差知陳州又詔令過闕入覲到城之日蒙降中使以開言路詔書賜示臣

芻蕘之言遽荷采納且喜且懼無地自容然詳讀詔書
中間六事有所未安似名為求諫其實拒諫恐士民見
者未達聖意莫敢進言方欲上殿論列不意忽奉恩命
俾貳左省臣以非才未敢祇受及以言路不通新法為
患皆當今切務遂於今早入一劄子辭免恩命并所准
備上殿劄子二道同於通進司投下未審聖意以臣前
後所言果為何如若稍有可采乞特出神斷力賜施行
則臣可以策勵疲駑少佐萬一若皆無可采則是臣狂

愚無識不知為政豈可以汚高位尸重任使朝廷獲曠官之譏徼臣受竊位之責他日有誤國事罪不容誅伏望聖慈特寢新命使得自安其分取進止

乞申明求諫詔書劄子元豐八年六月十四日上

臣伏見皇帝陛下初臨太寳太皇太后陛下同斷萬幾側身虛己渴於求諫特下詔書大開言路此誠明主之先務太平之本原也竊見中間有若逦陰有所懐至是亦不得已也一節天下見者未達聖心咸以為朝廷雖

名求諫實惡人論事豫設科禁有上言者皆可以此六
事罪之是以盤桓猶豫未敢盡言如此則上恩不得下
究下情不得上通上下否閉萬事乖失又前來詔書止
牓朝堂所詢不廣見者甚少臣愚欲望聖慈下學士院
别草詔書除去中間一節務在勤求讜言使之盡忠竭
誠無有所諱仍乞徧頒天下在京於尚書省前及馬行
街出牓在外諸州府軍監各於要閙處曉示不以有官
無官之人應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

封狀言事在京則於登聞鼓院檢院投下委主判官晝時進入在外則於州府軍監投下委長吏即日附遞聞奏不得取責副本强有抑退其百姓無家業人慮有姦詐即令本州責保知在奏取指揮放令逐便候有上件實封奏狀進入至内中伏望陛下以萬幾之暇畧賜省覽其所論至當者當用其言以顯其身其是非相半者捨短取長其言無可采事不可行者亦當矜容不可加罪如此則下情無不通嘉言罔攸伏聰明周四遠海内

如指掌矣或慮奏狀繁多難以親覽即乞降付三省委三省官看詳擇其可取者用黄紙籤出再進入或乞留置左右以備規戒或乞降付有司施行取進止

看閲吕公著所陳利害劄子

臣今月一日夜蒙降到吕公著劄子一道付臣看閲所陳更張利害有無兼濟之才直書當與未當具悉奏來者臣自公著到京止於都堂衆中一見自後未嘗私相見及有簡帖往來今公著所陳與臣所欲言者正相符

合蓋由天下之人皆欲如此臣與公著但具衆心奏聞耳臣聞書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言國家政事欲有所改更必先謀於衆人所言皆同然後行之則無失也傳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言為人上者當采酌民言從其所欲則在下之人戴上如天受其恩施也伏望陛下察公著所陳參以臣民所上實封奏狀若與之同者斷志行之勿復有疑臣見太平之功不日可成矣公著一言而天下受其利可謂有兼濟之才

所言無有不當惟有保甲一事欲就農隙教習臣愚以為朝廷既知其為害於民無益於國便當一切廢罷更安用教習容臣續具劄子奏聞次其公著劄子謹同封

上取進止

乞罷保甲劄子元豐八年七月三日上

臣竊見先帝以戎狄驕傲侵據漢唐故地有征伐開疆之志故置保甲令開封府界及河北陝西河東三路皆五日一教閲京東西兩路保甲養馬仍各置提舉官權

任比監司既而有司各務張皇以希功賞其提舉官專護本局不顧他司事干保甲州縣皆不得關預管內百姓不得處治其巡檢指使保正保長競為侵擾蠶食無厭稍不如意擅行捶撻其保丁習於遊惰不復務農或自為刼掠或侵陵鄉里其本家耕種耘穫率皆妨廢供送不辦率斂無窮貲産耗竭無以為生弱者流移四方壯者亡為盜賊行之數年先帝浸知其弊申勅州縣令保甲應有違犯并巡教官指使違法事件並許州縣覺

察施行及陛下踐阼聽政首令京東西路保甲養馬並依元降年限収買其剩買過數目並以充次年之數又令開封府界三路團教已及半年經朝廷按閲者每月併教兩日未經按閲者併教三日陝西團教未及半年者每月兩次併教三日又令見教人身材弱小或久來疾病及本家止有一丁病患不堪營作并第五等巳下地土不及二十畝者並許州縣保明提舉司審驗放免又令一縣不得放免過二分此皆聖澤矜寛民力於保

甲勞費雖什減五六然保甲保馬向去𭔃擇買養補填尚猶如舊其巡教指使保正保長名目猶在於所轄保甲恐不免須有陵逼侵漁其四時教閱雖減日數未免妨農臣愚以為此保甲若使之逐捕賊盜則近已有指揮巡檢縣尉及弓手兵級人數並令依保甲未上番以前人數復置其保甲更不令管勾捕盜若使之攻討四夷則此皆畎畝白徒教閱雖熟未嘗見敵與戎狄戰鬬必望風奔潰登極詔書戒勑邊吏令不侵擾外界務要

静守疆場然則此保甲保馬的實有何所用徒令府界及五路農民不堪愁苦幸賴社稷之靈適值累年豐稔猶流民甚多盜賊充斥若遇如明道年之蝗康定年之旱至和年之水則其為國家大患豈可盡言近者羣盜王冲乗保馬諸處行刼置保馬本欲逐盜今更為盜資又獲鹿縣保甲斫射毆傷提勾孫文巡檢張宗師以下陵上是乃大亂之源漸不可長凡保甲保馬有害無利天下之人莫不知之臣不知朝廷何憚而久不廢罷伏

乞斷自聖志盡罷諸處保甲保正保長使歸農依舊置耆長壯丁廵捕盜賊戸長催督税賦其所養保馬揀擇勾收太僕寺量給價錢分配兩騏驥院坊監及諸軍召提舉官還朝其勾當公事廵檢指使並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如此則開封府界及五路之民孰不歡呼鼓舞荷戴聖德若以保甲中武藝已成之人可惜使之歸農即乞令逐縣戸數每五十戸置弓手一人略依縁邊弓箭手法許蔭本戸田二頃與免二税或税輕者與免若干

石斗稅及戶下諸般科役本戶田不足聽蔭親戚田務
在優假使人勸募然後召募本縣鄉村戶有勇力武藝
者投充弓手計即令保甲中有勇力武藝者必多願應
募若一人闕額有二人以上爭投者即委本縣令佐揀
試武藝高強者充若見充弓手人有勇力武藝衰退許
他人指名比較若勝於舊者即令充替如此則不須教
閱武藝自然常得精熟一縣之中其勇壯者既充弓手
其羸弱者雖使之為盜亦無能為患仍委本州及提點

刑獄常切按察令佐有取捨不公者重加刑典若無人投名乞更議優法若尚召募不足即且於鄉村戶上依舊雇人候有投名者即令充替若弓手數多即令分番更互在縣祗應一年一替其餘各分定地分廵捕賊盜每獲賊勘得赦後住止及窩藏去處其本地分嚴行科責及令出賞錢與獲賊之人其賊發地分更不作三限科校只令捕賊給賞如此則賊發之處捕盜之人不復掩蔽住止窩藏之處捕盜人不肯庇匿盜賊無所容身

自然稀少取進止

乞罷免役錢狀元豐八年上

右臣竊以百姓出力以供在上之役蓋自古及今未之或改熙寧中執政者以為百姓惟苦差役破産不憚增稅乃請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雇人充役按因差役破産者惟鄉戸衙前有之自餘散從承符弓手手力耆戸長壯丁未聞破産者也其鄉戸衙前所以破産者蓋由山野愚戇之人不能幹事使之主管官物或因水火損

敗或為上下侵欺是致欠折備償不足有破産者至於長名衙前久在公庭句當精熟每經重難差遣積累分數別得優輕場務酬奬往往致富何破産之有夫差役出於民錢亦出於民今使民出錢雇役何異割鼻飼口朝三暮四於民何所利哉又鄉者役人皆上等戶為之其下等單丁女戶及品官僧道本來無役今更使之一槩輸錢則是賦斂愈重非所以寛之也故自行免役法以來富室差得自寛而貧者困窮日甚殆非所抑兼并

哀憫獨均賦役也又監司守令之不仁者於雇役人之外多取羨餘或一縣至數萬貫以冀恩賞規進取不顧為民世世之患又國家舊制所以必差青苗戶充役人者為其有莊田家屬有罪難以逃亡故頗自重惜今雇浮浪之人充役常日恣為不法一旦事發單身竄匿何處州縣不可投名又農家所有不過穀帛與力自古賦役無出三者自行新法以來青苗免役及賦斂多責見錢錢非私家所鑄要須貿易外求豐歲穀賤已自傷農

況迫於期限不得半價盡糶所收未能充數家之餱粮不暇更留若值凶年則又無榖可糶人人賣田無所可售遂至殺牛賣肉伐桑鬻薪來年生計不敢復議此農民所以重困也又錢者流通之物故謂之泉布比年以來物價愈賤而閭閻益困所以然者錢皆聚於官中民間之錢貨重物輕借使有人鬻薪糴米米價雖賤薪價亦賤故也臣愚以為宜悉罷免役錢其州縣諸色役人並依舊制委本縣令佐揭簿定差替見雇役人其衙前

先召募人投充長名召募不足然後差鄉村人戶每經歷重難差遣依舊以優輕場務充酬奬所有見在免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以戶口為率常存三年之蓄有餘則歸轉運司凡免役之法縱富強應役之人征貧弱不役之戶利於富者不利於貧者及今耳目相接猶可復舊若更年深富者安之民不可復差役矣

傳家集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傳家集卷四十八至五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李錦

傳家集卷四十八　　宋　司馬光　撰

章奏三十一

乞罷將官狀元豐八年上

右臣伏以州縣者百姓之根本長吏者州縣之根本根本危則枝葉何以得安故自古以來凡置州郡必嚴其武備設長吏必盛其侍衛非以重其權驕其人也乃所以安百姓衛朝廷也秦懲周室幹弱枝强之弊既滅六

國以為天下不復用兵雖分三十六郡置郡守更以御史監之隳名城銷兵器束以苛法舉動施為皆不得自專是以陳勝吳廣以匹夫奮臂大呼郡縣莫能制多殺長吏以應之雖由其殘虐取亡亦守令無權無兵之所致也晉武帝平吳亦以為天下既一兵無所用悉去州郡兵陶璜山濤皆言州郡武備不可廢帝不聽及永寧以後盜賊羣起州郡無備不能擒制天下遂大亂夫兵者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誰能去兵州縣無虞則國家

安矣州縣不守則國家危矣臣切見國朝以來置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為將帥之官凡州縣有兵馬者其長吏未嘗不兼同管轄蓋知州即一州之將知縣即一縣之將故也先帝欲征伐四夷患諸州兵官不精勤訓練士卒懈弛於是有建議者請分河北陜西河東京東京西等路諸軍若干人為一將別置將官使之專切訓練其逐州總管以下及知州知縣皆不得關預及有差使量留羸弱下軍及剩員以充本州官白直及諸般差使其

餘禁軍皆制在將官專事教閲臣愚以為職事修舉在於擇人不在設官茍得其人雖總管等皆能訓練士卒不得其人雖將官亦何所為況今之將官即鄉之為總管等者也豈為總管等則不能舉職為將官乃能舉職乎此徒變易其名無益事實非惟無益兼復有害凡設官分職當上下相維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紀綱乃立今為州縣長吏及總管等官而於所部士卒有不相統攝不得差使殆如路人者至於倉庫守宿街市巡邏亦

皆乏人雖於條許差將下兵士而州縣不得直差須牒將官將官往往占護不肯差撥萬一有非常之變州縣長吏何以號令其衆制禦姦宄哉又頃歲以來自轉運使知州以下白直及迎送之人日朘月減出入導從太為蕭條供承荷擔有所不給覲望削弱無以威服吏民臣略舉目覩一事以證其餘西京城郭周數千里卑薄頹缺犬豕可踰又瀍洛二水交貫其中每夜諸門扃鐍雖嚴而灘流之際人皆可以平行往來其屬水南北巡

檢下所管兵士除出軍外餘數不多通判以下諸官白直來往防送倉庫守宿街市巡邏盡出其間鼎者先帝建豫敕西京留守親詣嵩山起建道場其將下禁軍充白直者於條皆不得出城經宿所敢留者剩員七八人而已西京天子别都也其守禦不固如此留守前宰相重官也其侍衛單寡如此況僻小州縣其守禦之備侍衛之衆可知矣萬一有凶校之賊驅烏合之衆突入城邑或刼質戕賊畏吏以焚燒廬舍殺掠吏民將何以制

之哉此特天下太平之久習俗淳厚羣心安固賊不測
虛實膽智怯弱故未敢為之耳豈可忽略謂之必無而
不為之備哉今獨緣邊州軍城隍完固士卒衆多可以
守禦自餘腹内州縣既無深溝高城又乏士卒羣盜猝
至何以責其竭節守義不棄城竄匿或以酒食迎賊以
甲兵獻賊斂民財以賂賊者乎羣盜尚爾況敵人傾國
大舉長驅而來者哉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
不忘亂兵法曰不恃敵之不我犯恃我之不可犯國家

豈可恃即日平寧晏然高枕不以為慮謂其必不敢來乎臣愚以為河北陝西河東京東京西等路腹内州縣宜以漸候豐年農閑之際委提點刑獄與本處長吏相度各修築所治之城州城稍高縣城次之不必廣大所以然者高則難踰小則易守故也其緣邊屯駐兵士遇春夏無事之際委經略安撫使與轉運使公共商量減放歸住營州軍或於内地就糧勿聽怯懦將帥多有虚占以自守衛其腹内州軍量其大小緊慢大藩常留千

餘人小州亦留數百人不得差發往别州軍見兵不足即行招添悉罷將官其逐州縣禁軍並委長吏與總管等官同共提舉教閱及諸多差使其有不能精勤致士卒懈弛者委提點刑獄常切按察聞奏嚴行責降仍令逐縣各選有勇力武藝之人充弓手以守衛城邑討捕盜賊其州縣吏所給白直迎送之人皆如嘉祐編勑以前之數如此力可以守然後遇冦盜之至責其棄城等罪而誅之彼亦甘心矣

乞降臣民奏狀劄子元豐八年七月十四日上

臣伏見陛下詔開言路至今已涉旬月必有臣寮民庶上言朝廷闕失民間疾苦奏狀已多未見有付外令三省或樞密院商量施行者如此則徒煩聽覽何所裨益昔漢昭帝時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下杜延年平處復奏先帝初即位詔中外上言得失亦令臣與張方平同詳定選擇可取者與元奏狀同進入内或降付三省樞密院施行臣竊計今來臣民所上文字其間是非臧

否雖錯雜嘉謀長策不可謂無以睿明所燭諒毫髮無遺豈可一槪棄置全不采用欲乞選其可從者降出施行或以萬幾之繁未暇遍加省覽即乞依臣前奏降付三省委執政官分取看詳擇其可取者用黃紙簽出再進入或留置左右或降付有司施行取進止

乞降封事簽帖劄子元豐八年八月八日上

臣聞舜明四目達四聰王者視四海之內皆如戶庭閨闥之間皆如指掌然後能治其天下恭惟太皇太后陛

下深居九重皇帝陛下富於春秋四海之廣大閭閻之隱微未嘗身親而目覩也非采聽臣民之言雖以天縱睿智之性何由知之陛下近詔天下臣民皆得上封事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仍降出令臣與諸執政官看詳其第一次降出者三十三卷臣謹與諸執政選擇其中除無取及冗長之辭外其可取者已用黄紙簽出進入訖伏乞陛下取簽出者更賜詳覽或留置左右以備規戒或降付有司商議施行如此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

誠生民之厚幸社稷之盛福也曏者執政請聽臣寮上
殿陛下謙退以為國家政事多未習知臣寮欲言事者
自有章疏何必上殿今臣民章疏舉集於前若非陛下
勤加省覽則朝政闕失民間疾苦何由上聞國家政事
無時而習知也其間亦有一事而衆人共言者臣亦重
複發出蓋欲陛下知天下所共患衆情所同欲也夫為
政在順民心民之所欲者行之所惡者去之則何患號
令不行民心不附國家不安名譽不榮哉惟在陛下斷

志而力行之耳取進止

乞省覽農民封事劄子元豐八年九月三日上

臣伏覩近降農民訴疾苦實封奏狀王嚞等一百五十道除所訴重複外俱已籤帖進入竊惟四民之中惟農最苦農夫寒耕熱耘霑體塗足戴星而作戴星而息蠶婦育蠶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積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蟚間為之災幸而收成則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已有矣農夫

蠶婦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捨此之外更有可生之路故其子弟遊帯井者食甘服美目覩盛麗則不復肯歸南畝矣至使世俗俳諧共以農為嗤鄙誠可哀也又況聚斂之臣於租稅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賞青苗則强散重斂給陳納新免役則刻剥窮民収養浮食保甲則勞於非業之作保馬則困於無益之費可不念哉夫農蠶者天下衣食之原人之所仰以生也是以聖王重之臣不敢遠引前

古竊聞太宗皇帝嘗遊金明池召田婦數十人於殿上賜席使坐問以民間疾苦田婦愚戇無所隱避賜帛遣之太宗興於側微民間事固無不知所以然者恐富貴而忘之也故每臨朝無一日不言及稼穡真宗皇帝乳母秦國夫人劉氏本農家也喜言農家之事真宗皇帝自幼聞之故為開封尹以善政著聞及踐大位咸平景德之治為有宋隆平之極景德農田勑至今稱為精當昔周公相成王作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

小人之依蓋以一盂之飯一尺之帛莫不出於艱難人主既知之則不肯用之於無益散之於無功驕侈之心無自而生矣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深居九重皇帝陛下富於春秋自非今者濬發德音大開言路使畎畝之民皆得上封事則此曹疾苦何由有萬分之一得達於天聽哉其文辭鄙俚語言叢雜皆身受實患直貢其誠不可忽也伏望太皇太后陛下與皇帝陛下同賜省覽庶以開廣聰明資益聖性於民間情偽靡不周知異日太

平之業由此為始矣取進止

與吕公著同舉程頤劄子元豐八年九月十五日上

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聖慈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取進止

乞裁斷政事劄子元豐八年十月十七日上

臣聞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此乃物理自

然人情之常也是以聖人立為君臣使人臣各獻其謀而人君裁決其是非若綱在綱有條而不紊此國家所以治也若人君不加裁決使人臣各行其意則朝夕鬬訟弱不勝强寡不勝衆不則雷同詭隨尸位竊禄苟且偷安以度目前此國家所以衰也然人君於是非之間亦當三思精察昭然無疑然後決之自古興衰未有不由此塗出也夫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雖以周公之聖召公之賢同輔成王猶有不悦况邪正忠佞各有所存者

乎臣竊惟皇帝富於春秋太皇太后親臨萬幾事無大小皆委於執政垂拱仰成萬一羣臣有所見不同勢均力敵莫能相一者伏望陛下特留聖意審察是非若甲是而乙非當捨乙而從甲乙是而甲非當捨甲而從乙如此則羣臣莫敢不服善政日新矣不然陛下雖有求治之心事功無時而成也况書曰惟辟作福作威不可使用人賞罰之柄盡歸執政人主一不得而專也取進止

議可劄子 元豐八年十月二十四日上

臣聞古人有言謀之在多斷之在獨陛下寬仁委政羣下或政有大疑議論難一儻陛下不决其是非則爭辯紛紜無時而息事功何由可成臣謹案蔡邕獨斷敘漢制有疑事公卿百官會議若臺閣有正處而獨執異議者曰駮議其合於上意者文報曰某官某甲議可此所以各盡羣下之所見而人主亦不失操柄也今執政之臣雖相與竭力同寅協恭若萬一有議論必不可合者

欲乞許令各具劄子奏聞望陛下精察其是非可否以
聖意決之或於簾前宣諭或於禁中批出令依某人所
奏若羣臣猶有固爭執者則願陛下更加審察若前來
處分果非則勿憚改為若灼然無疑則決行不移耳如
此再思而行庶幾得盡衆心事亦少失矣取進止

乞不貸强盜白劄子元豐八年八月上

刑部奏鈔曹州勘到百姓趙倩呂德呂文於今年三月
二十三日同打刼南華縣界頓榮家財物將鎗刺頓榮

一鎗腮上血出打刼得財物被弓手捉獲醫人檢得頓

榮元被吕文刺傷處有血是失物傷將刼到贓估定足

錢陸貫玖拾玖文本州只為頓榮被刼刺傷時不曾申

官檢定痕驗遂具案申奏大理寺㑹到進奏院今年三

月六日赦七日到州准律勑合决重杖一頓處死刑部

檢到例擬並特貸命决脊杖二十各刺面配廣南遠惡

州軍牢城門下勘㑹近年以來諸州勘到刼賊但不曾

殺人放火者並作情理可愍或刑名疑慮申奏朝廷率

從寛貸竊詳逐人既為刼賊情理有何可愍赦後贓滿傷人刑名有何疑慮此皆逐州官吏避見失入罪名專務便文營巳無去害疾惡之心况曹州素多盜賊係重法地分如趙倩等所犯如此皆得免死則是强盜不放火殺人者盡得免死竊恐盜賊轉加恣横良民無以自存殆非懲惡勸善之道其趙倩等欲乞並令本州依法處死仍乞立法自今後應天下州軍勘到强盜情理無可愍刑名無疑慮輒敢奏聞者並令刑部舉駮重行典

憲更不得似日前用例破條

乞不貸故鬬殺劄子元豐八年八月十四日上

竊惟王者所以治天下惟在法令凡殺人者死自有刑法以來百世莫之或改若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雖堯舜不能以致治也近見刑部奏鈔泰寧軍勘到保正家人姜齊見本都代名大保長張存捽着百姓孫遇其孫遇捽着袁貴髻子張存道此人稱是東嶽急脚子胡亂打人不伏収領齊捽着孫遇遞互打三二十拳解擘

放却袁貴齊與張存捽倒孫遇齊行拳踢打孫遇身死齊發心共張存捉縛袁貴虛做打死元相争人申解赴縣替得償命其袁貴到縣不肯虛招齊蒙枷項隔勘方具實招通又懷州勘到百姓魏簡與郭興争賭錢拽倒郭興家棚子郭興父郭昇拽着簡使頭撞簡簡為本人年老便道你共我不是抵對休扯着我待推搭郭昇圖放却簡用力去郭昇咽喉上搭一搭其人當下倒地身死又耀州勘到百姓張志松為再從弟張小六究執稱

呪罵堂兄弟男女偉志松乘酒嗔恨張小六因此行拳打張
小六當時身死上件三人於條皆合處死本州並作情理可
憫奏裁耀州仍稱張志松本無殺意刑部一切檢例擬特貸命
決脊二十刺配斷所牢城竊詳孫遇不合詐稱東嶽急脚子
胡亂打人雖是罪人然罪不至死其姜齊等既解臂放袁貴即
合申送赴官依法施行其孫遇別更不曾拒捍及走兼已就拘
執豈可更捽倒毆擊直至於死又更誣執被苦人袁貴作殺人
賊欲令替自已償命如此情理有何可憫其魏簡為郭昇年老

不欲相打却用力去本人咽喉上一搯至死豈不更甚于毆打又張志松只為張小六寃執呪駡事理至輕遂毆本人致死並是鬬殺於情理皆無可憫凡人因忿相爭迭相毆擊其意豈皆在於殺但一人於辜限内死則彼一人須當償命況此三人皆即時毆殺當死無疑止是逐州避見失入罪名妄作情理可憫或刑名疑慮奏裁刑部即引舊例一切貸命若因循不改為獘甚大所以然者從來律令勑式有該說不盡之事有司無

以處決引例行之今鬬殺當死自有正條而刑部不問
可貸與否承例盡免死決配作奏鈔施行是殺人者不
死其鬬殺律條更無所用也於殺人者雖荷寬恩其被
殺者何所告訴非所以禁制凶暴保安善良也欲乞今
後應諸州所奏大辟罪人並委大理寺依法定斷如情
理無可憫其刑名無疑慮即仰刑部退回本州令依法
施行如委實有可憫及疑慮即仰刑部於奏鈔後別用
貼黄聲說情理如何可憫刑名如何疑慮今擬如何施

行令門下省省審如所擬委得允當則用繳狀進入施行如有不當及用例破條即仰門下省駁奏乞行取勘庶使畫一之法不至隳壞凶暴之人有所畏憚其姦齊等緣係未立法以前今欲先次進入

大辟貸配法草元豐八年十月二十日授刑部

應開封府諸路州軍奏到大辟罪人稱是刑名疑慮及情理可憫者仰大理寺依法定斷并坐疑慮可憫條送刑部看詳如刑名實有疑慮情理實有可憫因依申奏

取旨若看詳得別無疑慮及可憫者即具鈔奏下本處依法施行不得一槩將舊例貸配破却律勅正條仍委門下中書尚書省點檢如有不當及用例破條奏乞取

勘施行

傳家集卷四十八

傳家集卷四十九

宋 司馬光 撰

章奏三十二

進孝經指解劄子 元豐八年十二月二日上

臣竊惟自古五帝三王未有不由學以成其聖德者所謂學者非誦章句習筆札作文辭也在於正心修身齊家治國明明德於天下也恭惟皇帝陛下肇承基緒雖年在幼冲而執喪臨朝率禮弗越體貌尊嚴舉止安重

顒顒卭卭有老成之德華夷瞻仰無不愛戴此乃聖性自然不聞亦式實天祐皇家宗廟社稷生民之盛福也然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儻復資學問以成之則堯舜禹湯文武何遠之有伏見近降聖旨過冬至開講筵臣竊以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始於事親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誠為學所宜先也臣鄙不自揆嘗撰古文孝經指解皇祐中獻於仁宗皇帝竊慮歲久遺失不存今則繕寫為一册上進伏乞

聖明少賜省覽取進止

辭轉官劄子元豐八年十二月十二日上

臣伏覩中書録黄奉聖旨神宗祔廟畢執政官依故事轉遷以臣為正議大夫者竊惟英宗皇帝親政之初以宰臣韓琦等於嘉祐之末有定策大功保佑聖躬濟於艱難故各特遷一官今陛下以神宗皇帝大漸之際宰臣蔡確等啓迪聖心建立儲貳傳授大寶各特遷一官固亦其宜臣當是時方閒居在西京凴几末命非所預

聞豈得與確等同受褒賞且國家名位本以疇功報德不可但以祔廟禮畢檢舉故事虛有授受况臣於登極之初已蒙覃恩改官今曾未踰年安敢再叨殊渥縱臣貪冒不知愧恥天下之人其謂臣何所有授正議大夫告身臣不敢祗受伏望聖慈特賜寢罷取進止

辭轉官第二劄子 元豐八年十二月上

臣於今月十一日伏覩中書録黃蒙恩除正議大夫臣於十二日具劄子奏以蔡確等啓迪神宗皇帝建立儲

貳傳授大寶宜遷一官臣閑居西京非所預聞所有正
議大夫告身臣不敢祗受自後未聞降出至十四日准
閤門告報令臣受上件告身臣竊惟富弼輔佐三朝名
德老成當嘉祐之初亦是定策之臣但以不預顧命懇
辭甚至如臣才德比於富弼無能為役當建儲顧命之
際臣為庶僚在外初不預聞豈敢止因祔廟隨例遷官
凡為政之要惟在賞功罰罪臣忝備執政無功受賞將
何以裁抑他人所有新命伏望聖慈特賜寢罷取進止

辭轉官第三劄子 元豐八年十二月上

臣伏奉詔書以臣辭免恩命所請宜不允者昔英宗皇帝入承大統宰臣韓琦等實有定策之功又踐阼之初聖躬違豫慈聖光獻皇太后權同聽政琦等盡忠竭力亦不為不至及英宗皇帝專制萬幾褒賞琦等各遷一官臣時為諫官猶上言以近歲官冗賞濫兩府大臣陛下即政之初宜懲革斯弊今自於朞年之間連併遷官則難以禁他人之幸進者恐宿衛將軍宗室外戚四

方藩鎮內侍近臣皆有兾望至時陛下亦不能裁抑兩府亦不敢執奏當是時英宗皇帝雖不収還恩命而富弼亦有定策之功自以不預顧命力辭甚苦況臣既不預定策又不預顧命豈可來自冗散之地遽與輔臣同賞且臣昔日在人則言其不可受今日在已則受而不辭顧行復言能不自愧所有告身臣不敢祇受伏望聖慈矜察特賜寢罷取進止

辭轉官第四劄子 元豐八年十二月上

臣昨蒙恩除臣正議大夫臣三具劄子及簾前面陳至懇終未賜開允臣夙夜愧恐不能自已臣竊以為政之要惟在於賞功罰罪賞不當功則徼幸競進罰不當罪則善良憂恐亂之基也嚮日神宗皇帝大漸之際臣屏居閭閻今乃與建儲受遺之臣一例遷官賞不當功何以過此陛下不知臣不肖使待罪執政執政當為陛下抑徼幸惜官職而身自冒賞何以表率他人臣非敢私飾小廉其志欲為國家慎重名器伏望聖慈矜察特賜

寢罷新命所有告身臣不敢祗受取進止

辭轉官第五劄子 元豐八年十二月上

臣准閤門告示以臣累上章辭免新命已降批荅不許所有告身可告示早令祗受者臣竊惟無功受賞士之所難究觀英宗皇帝神宗皇帝即政之初褒賞大臣皆以定策受遺之功非因祔廟禮畢臣既非定策又不受遺實難虛受至於政事日新皆陛下聖明衆賢協力在臣一人何能裨益而無名冒賞惟恐有玷清朝所有告

身臣不敢祗受伏乞早賜寢罷取進止

請革弊劄子 元豐八年十二月四日上

臣伏見陛下自臨政以來夙夜孜孜以愛百姓安國家為事蓋善治疾者必究其所來攻其所急救之欲速去之欲盡臣觀今日公私耗竭遠近疲弊其原大概出於用兵夫兵者凶器天下之毒財用之蠧聖人除暴定亂不得已而用之耳自有唐中葉藩鎮跋扈降及五代羣雄角逐四海九州瓜分縻潰兵相吞噬生民塗炭二百

餘年太祖受天明命四征弗庭光啓景祚太宗繼之克成厥勲然後大禹之迹悉為宋有於是戢戢干戈與民休息或自生至死年及期頤不見兵草吏守法度民安生業雞鳴狗吠烟火相望可謂太平之極致自古所罕倖矣及神宗繼統材雄氣英以幽薊雲朔淪於契丹靈夏河西專於拓跋交趾日南制於李氏不得悉張置官吏收籍賦役比於漢唐之境猶有未完深用為恥遂慨然有征伐開拓之志於是邊鄙武夫窺伺小利敢肆大

言祇知邀功不顧國患爭賈餘勇自謂衛霍不死白面書生披文按圖玩習陳迹不知合變競獻奇策自謂良平更生聚斂之臣据拾財利剖析秋毫以供軍費專務市恩不恤殘民各陳遺利自謂研桑復出相與誤惑先帝自求榮位於是置提舉官強配青苗多收免役以聚貨泉又驅畎畆之人為保甲使捨耒耜習弓矢又置都作院調筋皮角木以多造器甲又養保馬使賣耕牛市駔駿而農民始愁苦矣部分諸軍無問邊州内地各置

將官以領之自知州軍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皆不得關
預捨祖宗教閱舊制誦射法效北服機械陳圖競為新
奇朝晡上場罕得休息而士卒始怨嗟矣置市易司强
市推取坐列販賣增商税色件及菜果而商賈始貧困矣
又立賒貸之法誘不肖子弟破其家又令民封狀增價
以買坊場致其子孫鄰保籍没貲産不能倫償又增茶
鹽之額賤買貴賣强以配民食用不盡迫以威刑破産
輸錢又設措置河北糴便司廣積糧穀於臨流州縣以

備饋運教兵既久積財既多然後用之而承平日久人已忘戰將帥愚懦行伍驕惰加以運籌決勝者乃浮躁巧偽之士不知彼己妄動輕舉是以頓兵靈武力疲食盡自潰而歸執兵之士荷糧之夫暴骨塞外且數十萬築堡永樂怠忽無備縱寇延敵闔城之人翦為魚肉曾未足以威服戎狄而中國先自困矣先帝深悔其然厭截截諞言思番番良士及下哀痛之詔息兵富民奄棄天下此臣所為痛心疾首而泣血追傷者也伏惟皇帝陛

下肇承基緒太皇太后同聽庶政首戒邊吏毋得妄出侵掠俾華夷兩安今契丹繼好秉常納貢乾德拜章征伐開拓之議皆已息矣則此置提舉官散青苗斂免役錢點教保甲置都作院養保馬置將官市易司封狀買坊塲增茶鹽額措置河北糴便司皆為虛設陛下幸詔臣民各言疾苦其已至者千有餘章未有不言此數事者足知其為天下公患衆人所共知非臣一人之私言也利害著明皎如日月何所復疑而羣臣猶習常安

故悍於更張雖頗加裁抑而監司按堵將官具存保甲猶教閱保馬猶養飼邊州屯戍不減軍器造作不休茶鹽新額尚在差役舊法未復是用兵雖息而公私勞費猶未息也如此因循不知改轍數年之後萬一遇水旱大饑盜賊羣起其為國家憂患豈敢盡言哉伏願陛下斷自聖志凡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勝於舊者則存之其餘臣民以為不如舊法之便者痛加釐革雖非一日可行之事欲乞陛下宣諭執政令因臣民上封事熟

議利害進呈以聖鑒裁决而行之昔夏遵禹訓商用湯法周循文武之典蓋創業垂統之王貽厥孫謀後世所宜謹守不可失也若凡百措置率由舊章但使政事悉如熙寧之初則民物熙熙海内太平更無餘事矣議者必曰革弊不可倉猝當徐徐有漸此何異使醫治疾而曰勿使遽愈且勿除其根原使盡也其為醫者謀則善矣其為疾者謀奚利哉取進止

乞罷免役錢依舊差役劄子元祐元年正月二十二日上尋得旨

依
奏

臣竊見免役之法其害有五舊日差役之時上戶雖差充役次有所陪備然年滿之後却得休息數年營治家產以備後役今則年年出錢無有休息或有所出錢數多於往日充役陪備之錢者此其害一也舊日差役之時下戶亢不充役今來一例出錢免役驅迫貧民剝膚椎髓家產既盡流移無歸弱者轉死溝壑强者聚為盜賊此其害二也舊日差役之時所差皆土着良民各有

宗族田産使之作公人管勾諸事各自愛惜少敢大段
作過使之主守官物少敢侵盜所以然者事發逃亡有
宗族田産以累其心故也今召募四方浮浪之人充役
無宗族田産之累作公人則恣為姦偽曲法受贓主守
官物則侵欺盜用一旦事發則挈家亡去變易姓名往
別州縣投名官中無由追捕官物亦無處理索此其害
三也自古農民所有不過穀帛與力凡所以供公賦役
無出三者皆取諸其身而無窮盡今朝廷立法曰我不

用汝力輸我錢我自雇人殊不知農民出錢難於出力何則錢非民間所鑄皆出於官上農之家所多有者不過莊田穀帛牛具桑柘而已無積錢數百貫者也自古豐歲穀賤已自傷農官中更以免役及諸色錢督之則穀愈賤矣平時一斗直百錢者不過直四五十文更急責之則直三二十矣豐年猶可以糶穀送納官錢若遇凶年則穀帛亦無不免賣莊田牛具桑柘以求錢納官既家家各賣如何得售惟有拆屋伐桑以賣薪殺牛以

賣肉今歲如此來歲何以為生是官立法以殄盡民之生計此其害四也提舉常平倉司惟務多斂役錢廣積寬剩以為功效希求進用今朝廷雖有指揮令役錢寬剩不得過二分竊慮聚斂之臣猶依傍役錢別作名目隱藏寬剩使幽遠之人不被聖澤此其害五也陛下近詔臣民各上封事言民間疾苦所降出者約數千章無有不言免役錢之害者足知其為天下之公患無疑也以臣愚見為今之計莫若直降勅命應天下免役錢一

切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人數委本縣令佐親自揭五等丁產簿定差仍令刑部檢會熙寧元年見行差役條貫雕印頒下諸州所差之人若正身自願充役者即令充役不願充役者任便選雇有行止人自代其雇錢多少私下商量若所雇人逃亡即勒正身別雇若將帶却官物勒正身陪填如此則諸色公人盡得有根柢行止之人少敢作過官中百事無不修舉其見雇役人候差別役人各放逐便數內惟衙前一

役最號重難鄉者差役之時有因重難破家產者朝廷為此始議作助役法然自後條貫優假衙前諸公庫設厨酒庫茶酒司並差將校勾當諸上京綱運召得替官員或差使臣殿侍軍大將管押其麄色及畸零之物差將校或節級管押衙前苦無差遣不聞更有破產之人若今日差充衙前料民間陪備亦少於鄉日不至有破家產者若猶以為衙前戶力難以獨任即乞依舊於官戶僧寺道觀單丁女戶有屋業每月掠錢及十五貫莊

田中年所収斛斗及百石以上者並令隨貧富分等第出助役錢不及此數者與放免其餘産業並約此為准所有助役錢令逐州椿管據所有多少數目約本州衙前重難分數每分合給幾錢遇衙前合當重難差遣即行支給然尚慮天下役人利害逐處各有不同欲乞於今來勑内更指揮行下開封府界及諸路轉運司牒下諸州縣委逐縣官看詳若依今來指揮別無妨礙可以施行即便依此施行若有妨礙致施行未得即仰限勑

到五日内具利害擘畫申本州仰本州類聚諸縣所申擇其可取者限勑書到一月内具利害擘畫申轉運司仰轉運司類聚諸州所申擇其可取者限勑書到一季内具利害擘畫奏聞朝廷候奏到委執政官再加看詳各隨宜修改别作一路一州一縣勑施行務要所在役法曲盡其宜取進止

辭免醫官劄子 元祐元年正月二十三日上

臣以病在朝假伏蒙聖慈連日差中使押醫官沈士安

朱有章楊文蔚陳易簡等到臣家各診候留藥臣上荷
大恩天隆地厚隕首縻軀無足論報然臣竊聞陳易簡
見在病假近皇太后服藥亦祗應不得今以臣故特煩
聖旨督迫令每日一到臣家看候醫治臣忝為人臣實
不自安況臣私家亦須更請一醫人每日診候調理其
陳易簡已知臣脉氣病狀欲乞特降聖旨只令臣每日
具病狀增減就易簡處取藥更不令易簡每日到臣家
診候庶於體分稍得自安取進止

辭放正謝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伏聞降聖旨在閤門宰臣執政官近遷轉已正謝訖內有司馬光見患在假特放謝仍免赴景靈宮福寧殿恭謝臣聞命震駭無地自處豈有朝廷特遷一官臥家受之並不入謝君降異常之澤臣無一拜之勤自古以來未嘗有此臣雖頑暗必不敢當伏望聖慈早賜收還今來指揮候臣疾患稍痊只依前來指揮減拜入謝及赴景靈宮福寧殿恭謝庶使賤臣粗能自安取進止

審內批指揮劄子 元祐元年正月上內批依二十八日指揮

臣昨日具劄子奏為聖旨特放正謝仍免赴景靈宮福寧殿恭謝臣以自古以來未有此禮必不敢當當夜准御批依近降指揮臣勘會今月十四日內降以臣轉官所有將來正謝特令兩拜起居免舞蹈十七日又准內降所有臣將來合赴景靈宮恭謝逐殿宜止令兩拜二十八日又准入內供奉官劉永年傳宣放臣正謝及景靈宮福寧殿神御前恭謝臣未審御批依近降指揮是

依十四日指揮十七日指揮依二十八日指揮須至再有奏禀取進止

辭放正謝第二劄子

臣昨夜准御批指揮今早再有奏禀蒙復降御批依二十八日指揮臣承命驚惶措躬無地伏念臣忝為人臣陛下賜之一顧賜之卮酒賜之瓜果臣亦當稽首拜謝況進以高位加之寵名榮動搢紳澤流苗裔豈可即安私室專養沉痾不造王庭坐受圭組不獨為海内之所

共責有司之所直繩天威違顔不出咫尺隕越顛躋為
聖朝羞臣雖至愚粗知自愛何敢受此自納於不測之
誅伏望聖慈矜閔候臣所患稍痊安日止依十四日十
七日所降指揮減拜入謝及於景靈宫福寧殿神御前
恭謝庶使差可自安其二十八日指揮臣以死自守必
不敢奉詔取進止

辭放正謝第三劄子元祐元年二月上

今月五日准尚書省劄子以臣前奏乞候所患稍痊安

日依正月十四日十七日所降指揮減拜入謝及於景

靈宮福寧殿神御前恭謝今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依

正月二十八日指揮臣聞君待臣以惠臣奉君以恭故

能上下相親道用交泰陛下念臣衰老抱病筋力尫羸

特損朝儀以從私便陛下之大惠也臣若不知禮有靦

面目坐受優恩曾無辭避是君有惠而臣不恭上行施

而下無報臣雖頑昧心豈敢安伏望聖慈如臣前奏依

正月十四日十七日指揮庶使微軀有地自處取進止

傳家集卷四十九

傳家集卷五十

宋 司馬光 撰

章奏三十三

論西夏劄子 元祐元年正月上

臣伏見神宗皇帝以夏國王趙秉常為臣下所囚興兵致討奮揚天威震動沙漠虜攜其種落竄伏河外諸將收其邊地建米脂義合浮圖葭蘆吳堡安疆等寨此蓋止以藉口用為已功皆為其身謀非為國計臣竊聞此

數寨者皆孤僻單外難於應援田非肥良不可以耕墾地非險要不足以守禦中國得之徒分屯兵馬坐費芻糧有久戍遠輸之累無拓土闢境之實此衆人所共知也王師既收靈州不克狼狽而歸卒疲食盡失亡頗多西人知中國兵力所至自此始有輕慢之心是以明年邊臣築永樂城虜潛師掩襲覆軍殺將塗炭一城久之又舉一國之衆攻圍蘭州期於必取將士堅守僅而得全虜自是銳氣少挫不敢輕犯邊兵臣聞此數寨之地

中國得之雖無所利虜中失之為害頗多何則深入其境近其腹心常慮中國一朝討襲無以支梧不敢安居是以必欲得之不肯棄捨一年前虜嘗專遣使者詣闕深自辯訴請臣服如故其志無他止為欲求其舊境而已朝廷既許其臣服虜來請舊境朝廷乃降指揮其前則云所以興舉甲兵本欲執取罪人救拔幽辱非有意侵取疆場土地而已其後乃云止將已得些小邊土聊示削罰豈可更有陳乞還復之理此則朝旨首尾已自

相違又興師本為振拔秉常拒命者國人之罪豈可更削秉常之地於理差似未安王者以大信御四海羌戎雖微恐未易以文辭欺也於是虜既失望憤怒怨懟移文保安軍辭理不遜云今來賀正旦人使難議遣發自是正旦生辰乃至陛下繼明皆不遣使入賀其不臣大矣然而去歲四遣使者詣闕弔慰祭奠告其母喪并進遺物理雖不備稍示屈服臣竊料虜意不出於三一者猶兾朝廷萬一赦其罪戾返其侵疆二者陽為恭順使中

國休息便陰伺間隙入為邊患三者久自絕於上國其
國中貧乏使者往來得賜賚之物且因為商販耳昔衛
貳於晉晉取戚田及衛人既服郤缺曰日衛不睦故取
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
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遂歸戚田于衛今西
人所為如此朝廷既不能拒絕勿受其使又不能招納
與之更始彼來則迎送館穀以賓客待之不來則一無
所問日復一日將踰二年臣竊意朝廷謂西人勢已衰

弱心實内附故來則不拒去則不追置之度外不以為虞殊不思數年前王師大舉深入將士所過烈於猛火割其疆埸屢請而不還彼怨毒欲讐報之心窺窬欲乘釁之意日夜不忘若渴者不忘飲盲者不忘視也譬如有虎狼在屋側垂頭熟寢人豈可見其不動狎而侮之循其頭躡其尾邪臣每思之終夕寒心以臣愚慮於今為之止有二策一者返其侵疆二者禁其私市何謂返其侵疆凡天子即位天地一新滌瑕蕩穢小大無遺昔

趙佗自稱南越武帝倔强嶺南漢文帝即位赦其大罪遣單使往諭之佗稽首請服累世為臣李繼遷僻擾西陲十有餘年關中困弊真宗皇帝即位赦其大罪割靈夏等數州除其子趙德明為定難軍節度使由是邊境安寧者四十年此乃前世及祖宗之成法非無所依據也今秉常之罪不大於繼遷也米脂等寨不多於靈夏也陛下誠能於此踰年改元之際特下詔書數其累年不來賀正旦生辰及登寶位等不備之禮嘉其弔慰祭

奠告國母喪進遺物之勤曠然推恩盡赦前罪自今以後貢獻賜予悉如舊規廢米脂義合浮圖葭蘆吳堡安疆等寨令延慶二州悉加毀撤除省地外元係夏國舊日之境並以還之其定西城蘭州議者或謂本花麻所居趙元昊以女妻之羈縻役屬非其本土欲且存留以為後圖猶似有名禦夷狄者不壹而足俟其再請或留或與徐議其宜亦無所傷至於會州尚在化外而經略司遽稱熈河蘭會虜常疑中國更有闢境之心不若改

為熙河岷蘭經略司如此則西人忽被德音出於意外雖禽獸木石亦將感動況其人類豈得不鼓舞忭蹈世世臣服者乎議者或曰先帝興師動衆所費億萬僅得數寨今復無故棄之此中國之恥也昔漢元帝棄珠崖詔曰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於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遂棄之此乃帝王之大度仁人之用心如天地之覆燾父母之慈愛盛德之事何恥之有國家方制萬里今

此尋犬之地惜而不與萬一西人積怨憤之氣逞凶悖之心悉舉犬羊之衆投間伺隙長驅深入覆軍殺將兵連禍結如鄜鄜日繼遷元昊之叛逆天下騷動當是之時雖有米脂等千寨能有益乎不唯待其攻圍自取固可深恥借使虜有一言不遜而還之傷威毀重固已多矣故不若今日與之之為美也此國大事伏望陛下留神熟慮更與執政詳議以聖意斷而行之不可後時失此機會悔將無及何謂禁其私市西夏所居氐羌舊壤地

所産者不過羊馬氈毯其國中用之不盡其勢必推其餘與他國貿易其三面皆戎狄鬻之不售惟中國者羊馬氈毯之所輸而茶綵百貨之所自來也故其民如嬰兒而中國乳哺之矣寶元慶歷之間元昊負恩僭亂屢犯邊境大入則大利小入則小利中國未嘗蹈其境破其軍禽其將屠其城有害於社稷也而首尾六年元昊遣使因緣邊吏卑辭納款頓顙稱臣雖其惡積罪盈欲懷音草面原其私心未必不貪中國之財思私市之利

故也舊制官給客人公據方聽與西人交易傳聞近歲法禁踈闊官吏弛慢邊民與西人私交易者日夕公行彼西人公則頻遣使者商販中國私則邊鄙小民竊相交易雖不獲歲賜之物公私無乏所以得偃蹇自肆數年之間似恭似慢示不汲汲於事中國由資用饒足與事中國時無以異故也陛下誠能却其使者責以累年正旦生辰及登寶位皆不來賀何獨遣此使者拒而勿內明勑邊吏嚴禁私市俟其年歲之間公私困乏使自

謀而來禮必益恭辭必益遜然後朝廷責而赦之許通私市待之如初然邊民與西人交易為日積久習玩為常一旦禁之其事甚難何則若以常法治之則有司泥文動循繩墨追問證左逮捕傳送之人停匿之家奏裁待報動涉半年如此則徒使邊民麗刑者衆獄犴盈溢而私市終不能禁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峭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其上陵夷故也今必欲嚴禁邊民與西人私市須權時別立重法犯者必死無赦本地分

吏卒應巡邏者不覺透漏官員衝替兵士降配仍許人告捉獲者賞錢若干當日內以官錢支給更不以犯事人家財充如此則緣邊六路各行得一兩人則庶幾可以聳動人耳目令行禁止人不敢犯矣然人存政舉此事全在邊帥得人昔龎籍為河東經畧使下令禁邊民與西人私市有熟戶犯禁籍斬於犯處妻孥皆送淮南編管一境凜然無敢犯者其後施昌言為環慶路經畧使亦禁私市西人發兵壓境昌言遣使問其所以來之

故西人言無他事只為交易不通使者懼其兵威輒私許之法遂復壞若邊帥未能盡得其人則此法恐未易可行不若前策道大體正萬全無失也取進止

乞未禁私市先赦西人劄子元祐元年二月上

臣於今月三日上言以西人未服中國不得無憂而邊備不敢少弛不自揆其狂妄獻二策上策欲因天子繼統曠然赦之歸其侵地與之更始下策欲嚴禁私市俟其屈服然後赦之然禁私市甚難立法極嚴又邊帥得

人然後能行不若前策之道大體正萬全無失也今竊聞執政用臣下策止令禁私市又立法不嚴邊師未盡得人若邊吏拘文獲一漏百私市滔滔如故或此路禁絕而彼路放行如隄防一存一亡將何所益如此適足以激怒西人使益發悖心安肯屈服萬一微犯邊境或表牒中形不遜語至時朝廷轉難處置悔之無及不若用臣上策早相彌縫縱未欲還其侵地且下詔書責而赦之使彼此安心時難得而易失不可忽也况本欲因

天子繼統蕩滌其罪今日行之已為太晚若更遷延則赦之無名茲事繫國安危若俟執政論議僉同恐失機會誤國大事伏望聖意獨斷行之勿復有疑天下幸甚若有執政立異議乞令其人自入文字若依從其議他日因此致引惹邊事當專執其咎取進止

乞先赦西人第二劄子 元祐元年二月上

臣於今月十二日上言乞以天子繼統曠然更始宜下詔數西人之罪而赦之縱未還其侵地且行此策以安

邉境至今聞執政議尚未决臣之愚意以為封内未安未可圖外故欲急行臣前策以覊縻西人且可數年邉鄙無事朝廷得休息戍兵安養百姓待國力完備家給人足然後奮揚天威討貳柔服何所不可若行臣前策可以萬全行臣後策有得有失豈可棄上策而用下策捨萬全而就有失也本平興國中李繼遷反西陲不解甲者十餘年關中困竭寶元慶歴之間趙元昊叛屢入為寇覆軍殺將自是中國虚耗不復富實今國家理財

未得其道民力困窮於下府庫窘乏於上又新遭大喪山陵纔畢自去年十月初以來不雨雪旱勢甚大若萬一激怒西人儌出一不遜語則并臣前策亦不可行矣今因天子即位未久西人外迹未有不順故臣願朝廷旦夕汲汲行之機會難得時不可失此臣所以惓惓進言不已者也若萬一激怒西人致生邊患兵連禍結士卒殄盡於鋒鏑生民困竭於轉餉餓殍蔽地盜賊鋒起為國家慮豈不危哉而執政方以為西人微弱不敢復

動數遣使來誠心内附置之度外不以為虞今復固執先禁私市之議又立法不嚴邊帥不才者不先易去行之太早不能中節一旦禍生所忽邊鄙震驚乃始歸罪戎狄豈不害國事乎臣於今月三日所上言措置西邊事雖畫二策固以還其侵地責而赦之為上策嚴禁私市待其數年貧困來服然後赦之為下策所謂絶私市非立法至嚴帥臣智勇此法恐未易可行不若前策道大體正萬全無失非臣前後返覆静言庸違也朝廷比

來擢臣於冗散之中使預聞國論蓋亦誤謂臣微有益於國家非徒采其虛名也臣之不敢終辭亦欲竭盡疲駑少酬大恩非茍貪於祿位也今盡忠謀國而為衆所挫臣尚留此有何所用此國大事伏望陛下早審察二議從其長者若聖意以臣言為然乞御批依臣前策若降付三省樞密院執政仍有固守已見爭之最力者乞如臣前奏令自入文字言先禁私市保得他日必不致引惹邊事如其不然身執其咎取進止

乞不改更罷役錢敕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近以抱病家居恐溘先朝露無以少報盛德是以力疾貪陳所見竊以即日為小民病者無若免役錢欲乞悉行廢罷復祖宗差役舊法識慮愚短誠不意朝廷盡從其說非陛下明斷不能如是此乃天下之幸非獨微臣之幸也然臣聞令出惟行弗惟反彼免役錢雖於下戸困苦而上戸優便行之已近二十年人情習熟一旦變更不能不懷異同又復行差役之初州縣不能不小

有煩擾又提舉官專以多斂役錢為功惟恐役錢之罷若見朝廷於今日所下勑微有變動必須相告曰朝廷之勑果尚未定宜且觀望必競言役錢不可罷朝廷萬一聽之則良法復壞矣伏望朝廷執之堅如金石雖有小小利害未備俟諸路轉運司奏到徐為改更亦未為晚當此之際則願朝廷勿以人言輕壞利民良法取進止

乞罷提舉官劄子元祐元年上

臣聞書稱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臣少時見天聖中諸路止各有轉運使一員亦無提點刑獄惟河北陜西以地重事多置轉運使兩員然朝廷必擇朝士累任知州有聲迹曉錢穀者乃得為之未嘗輕以授人凡一路之事無所不總使按察官吏薦賢發姦愛養百姓興利除害或朝廷有本路事務未能細知利害者則委之相度措置當是之時官少民安事無不舉公私饒樂海内晏清景祐初始復置提點刑獄其後或時置轉運判

官以其冗長害事尋復廢罷自王安石執政以來欲力成新法諸路始置提舉常平廣惠農田水利官其後每事各置提舉官皆得按察官吏事權一如監司又增轉運副使判官等員數皆選年少資淺輕俊之士為之或通判知縣監當資序及選人以權發遣處之有未嘗歷親民即為監司者能順已意則不次遷擢小有乖違則送審官院與合入差遣更加責降彼年少則歷事未多資淺則衆所不服輕俊則舉措率易歷事未多故措置

百事往往乖方衆所不服故依勢立威以行號令舉措率易故慮事不熟壞法害民又利禄誘於前罪戾俟於後由是往往上不顧國家事體下不恤百姓怨咨止務希合以圖進取致今日天下籍籍如此皆由此來也陛下幸念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知元元困窮於國家非便欲救而安之詔青苗錢不得抑配免役錢寛剩不得過二分竊聞諸路提舉官州縣猶有於春首抑配青苗錢勒百姓供情願狀別作名目占免役寛剩錢但取文具

而已如此則朝廷號令廢格不行於臣下恩澤壅塞不被於黎民徒存空文何以為政臣聞去草者絕其本救水者回其原提舉官者乃病民之本原也陛下必欲蘇息疲瘵乞盡罷諸路提舉官其轉運使除河北陝西河東外餘路只置使一員判官一員提點刑獄分兩路者合為一路共差文臣兩員凡本路錢穀財用事悉委轉運司刑獄常平兵甲賊盜事悉委提點刑獄管勾仍選知州已上資序累歷親民差遣所至有政迹聰明公正

之人方得為監司聰明則知官吏賢不肖公正則黜陟無私部下官吏既皆得人事務安有不幹集百姓安有不富庶此乃國家鎮撫四方之本也若以提舉官累年積蓄錢穀財物不少恐轉運司一旦得之妄有耗散即乞盡椿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一面交割主管依常平倉法謹伺穀價賤糴貴糶及准備災傷賑貸其餘不得支用若轉運司委的窘乏須至兌那常平錢物者必須具數先奏朝廷得㫖乃得移牒支撥若以監司數

少路分闊遠處巡歷及管勾不辨即乞只依舊法每歲徧巡諸州更不徧巡諸縣自非要切大事朝廷不令監司親往勾當只令選差本部官除司理司法縣尉獨員監當之類舊條不許差出外其舊條不得隔州差選人勾當差及被差之人皆有罪新條諸州管勾官及主簿當給散月分不得差出之類指揮乞更不施行所貴監司有官可差幹得事務若遇有賊盜乞朝廷只委提點刑獄差官或行移文字監督捕盜官捉殺察其不稱職

及有可以代之者先令權攝仍奏乞替換許一面相度賊盜強弱立賞錢數目其捕盜官若立功許隨功大小保明乞轉官及升差遣或減年磨勘朝廷更不下刑部磨勘詰難往滯臨時詳酌恩澤直賜指揮賊盜自然無不敗獲不須令親出入監逐捉殺於事無益如此則監司巡歷管勾職事簡要易為辦集取進止

傳家集卷五十